

芬蘭孩子的“模擬城市”



2010年，芬蘭創造了一種全新的教育模式，即“Me&MyCity(我和我的城市)”教育項目。它一經推出，就受到不少教育界學者的好評。它由湯米·阿拉克斯基創始，是不同大學、公司和其他教育機構等合作舉辦的教育公益活動，旨在幫助孩子們在“模擬城市”中體驗成人的工作生活，借此瞭解真實社會和自我，並學會不斷發展自身。

“模擬城市”位於瓦薩市一處工業大廈，面積600平方米，是專門為6年級和9年級的孩子們而建。這奇妙之地設有各個不同的“攤位”，它們由白色格子圍成，每個“攤位”都可

多都有。

這裡的孩子會穿上不同工種的制服，在各個不同崗位上賣力工作，深入體驗，就像個小大人。負責銀行客戶接待的孩子們會認真用電腦錄入相關資料信息；在三星電子體驗店里，孩子們熱情地為人們介紹智能電子產品；美髮沙龍里，孩子們則可在電腦上清點美髮用品庫存；超市里孩子們會像真的超市工作人員那樣認真清理貨架；咖啡店里孩子們既合作又分工，在良性社交氛圍中共同為人們提供香濃咖啡。

給孩子提供模擬成人世界的工作，以助他們體驗成人的工作生活。“攤位”全由不同公司贊助提供，可體驗的行業場景也多種多樣，銀行、商店、美髮沙龍、醫院、消防局等等，凡現實生活常接觸的，這裡大

高年級學生還可以參加創業知識培訓，學習怎么共同管理運作企業才能使之良性發展，並可通過最終盈利評比奪得企業優勝。這是一種創業教育，一定程度上可培養孩子的“成長型思維模式”，讓他們在模擬經營中學會抗打擊抗失敗，懂得持續努力之重要，獲得對創業經營的初步瞭解，從而為未來進入真實社會的人生之路打下良好根基。

這裡除了模擬公司企業，還模擬政府機構，通過模擬公共服務和政府管理，使孩子瞭解社會運作機制，親身體驗到自己作為公民和消費者的權利與責任，自覺擔負維護社會良性發展之責。這些都彌補了由於傳統書本知識教育難以涉及從而造成的和社會有所脫節的缺陷，有助孩子全面發展。項目創始人阿拉克斯基想讓孩子把“模擬城市”當教室，在其中學習如何適應社會角色，而不是等18歲後發現自己面對真實成人世界卻無所適從。如今每年約有4500名學生參與其中，自開展以來，芬蘭全國已有幾十萬學生參與過，其他國家也有計劃引入。

項目自開展以來，深受好評。一位名為亞歷山大的學生就說它幫他瞭解了自己，改變了

他的人生規劃。他曾在這裡的銀行“工作”，起初感覺這有趣又賺錢多，但長期體驗中他發現自己其實很難有熱情在這個行業堅持下去，更何況空耗時間，後經多方嘗試發現自己真正的興趣實為工程專業，於是決定了大學進修專業。這個“模擬城市”的遊戲可幫孩子瞭解真實自我，模擬工作中他們又懂了真實工作生活不會諸事順利，這給了他們對自我和真實社會更真切深刻的認知。這個角色扮演遊戲里，孩子形成了一個小小社會，參與的過程中他們對錢的來源去向、社會運作發展等都有了更直觀的認識，在學生時期對真實社會就多了幾分熟悉感、責任感。這裡設施完備，而且一切都在安全環境里開展，鼓勵孩子主動承擔職責，深入體驗社會並反思，因此家長老師也頗多好評。一位家長就曾說：“我希望孩子能感受到上班、交稅、待人接物的繁瑣和辛苦，當他們知道長大是怎樣的一回事，也會更加珍惜當下的時光。”對孩子來說，成年前的模擬人生體驗無疑是筆寶貴的人生財富。

教育的真正目的旨在幫助一個幼小孩童學會生存的知識技能，助他們深切瞭解自我、實現自我，更好地面對人生和社會並融入其中，不斷改善他們自己和周遭的環境。如此看來，芬蘭的“我和我的城市”豐富生動而有趣。

幾個偉大的教育原則



孩子的成長需要自由的空間

養在魚缸中的熱帶金魚，三寸來長，不管養多長時間，始終不見金魚生長。然而將這種金魚放到水池中，兩個月的時間，原本三寸的金魚可以長到一尺。

對孩子的教育也是一樣，孩子的成長需要自由的空間。而父母的保護就像魚缸一樣，孩子在父母的魚缸中永遠難以長成大魚。要想孩子健康強壯地成長，

一定要給孩子自由活動的空間，而不讓他們拘泥於一個小小的父母提供的“魚缸”里。隨着社會進步，知識的日益增加，父母應該克制自己的想法和衝動，給孩子自由成長的空間。

北風與南風打賭，看誰的力量更強大。他們決定比誰能把行人的大衣脫掉。北風無論怎樣猛烈，行人只是將衣服越裹越緊；而南風只是輕輕拂動，人們就熱得敞開大衣。

寬容是一種強於懲戒的力量

南風效應告訴人們寬容是一種強於懲戒的力量。教育孩子同樣如此，那些一味批評自己孩子的父母，最終會發現孩子越來越聽不進他們的話。每個孩子都可能犯錯誤，父母要容忍孩子的缺點，客觀、理智、科學地處理日常生活中出現的各種問題，體諒孩子的同時，從自身入手做好自己的修養工作，這樣才能夠更好地教育孩子。

孩子需要多一些的關注

羅森塔爾是美國心理學家，1966年他做了一項關於學生對成績期望的試驗。他在一個班上進行測驗結束後將一份“最有前途者”名單交給了校長。校長將這份名單交給了這個班的班主任。8個月後，羅森塔爾和助手再次來到這個班上時，名單上的學生成績大幅度提高了。

同學成績提高的秘訣很簡單，因為老師更多地關注了他們。

每個孩子都可能成為非凡天才，但這種可能的實現，取決於父母和老師能不能像對待天才那樣的去愛護、珍惜這些孩子。

排隊也是一種文化

對任何人來說，排隊都不是一件輕鬆愉快的事。然而，日本人卻非常熱衷於排隊。在日本，從車站、電梯、廁所、收銀台，還有各種餐廳的外賣窗口，到處都是井井有條的隊伍。更讓人驚訝的是，在日本民眾心中，排隊不是負擔，不是麻煩，而是一種“文化”。

不過，日本人喜歡排隊也是有原因的。日本人的團隊意識比較強，但要很好地維持一個團隊的秩序就唯有“人人平等”。那如何達到這種人人心中都承認的“平等”呢？最直觀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排隊”。其實，從根本上來說，日本人排隊的習慣也和他們一年四季要參加各種各樣的祭奠活動有關。祭祀活動是一種公眾活動，需要秩序和守秩序，而守秩序的最好辦法就是按規定“排隊”，因此，“排隊”對從小就要隨着長輩參加各種祭奠活動的日本孩子來說，就是十分自然的事，進而對它產生的這種喜歡就像是與生俱來的。

不過，他們的這種喜歡也是被反復灌輸的結果。從小到大他們在學校會被老師在各種場合告誡：“排隊是必須遵守的公共道德”；在家里，更是會被家長見縫插針地教導要

守秩序，不管做什麼事都強調要有先來後到。都說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師，在這一點上，日本的家長絕對對是言傳身教的“一把好手”。他們不管帶孩子去車站、電影院，還是商場，只要是在公共場所，對孩子說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要守秩序，要排好隊”。



正是因為這樣持久和全方位的教育，孩子們的腦子里才根深蒂固地種下了“排隊”的種子，使“排隊”在他們的大腦里成了良性的自然反應。

然而，排隊畢竟是一件枯燥無趣的事情。為了緩解排隊帶來的焦慮，日本人便把與人間在吃飯、喝茶時的溝通和交流，“移植”到了排隊的等候當中，使排隊因此演變成了一種非正式的“社交活動”，無形中讓等候成為人們增進感情交流的一種方

式。這也就是為什麼日本人在排隊時氣定神閑，哪怕隊伍像長蛇一樣一眼望不到頭也不急不躁的原因之一。不過話又說回來，為了讓排隊有序，商家也真的是用心良苦。比如，有的商家會設置各種暖心的等候區；有的會在入口處動態標示等候時間；有的甚至安排舉着排隊引導牌的專門工作人員等等。總的來說，在日本排隊的人是心平氣和有條不紊，而維持排隊秩序的也是花樣百出、獨具匠心。

眾所周知，日本是一個島國，地震是這個國家經常發生的事兒。因此，要在發生地震這種災難性情況時依舊使廣大民眾臨危不亂，就需要社會的約束和個體絕對服從集體的意識。日本民眾少會逾越公眾自發形成的行為準則，哪怕面對生死攸關的大地震，也始終恪守公共秩序，“排隊”就是其最突出的表現，因為他們心里想的是最多的“不給別人添麻煩”。正是由於這一點自覺意識，使得整個社會的一切都變得井然有序了。

從表面上看，排隊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但實際上，排隊是一門很深的學問。儘管這是一種最基本的維持公共秩序的形式，但從另一深層意義上來說，它更是一種文化。它不僅可以規範人們的公共行為舉止、考驗人的耐心，而且能體現“平等”，體現文明。

把閱讀開進“處方”里

佩里·克拉斯是波士頓貝爾維尤醫院的一位兒科醫生，每天都能見到很多前來就診的患兒。時間一久，她便發現一個現象：為防止孩子在候診時哭鬧、焦躁不安，不少家長都會給他們手機和平板電腦讓他們玩，有的一玩就是數小時。許多躺在病床上的住院患兒，床頭擺放的必備物品不是書，而是手機、平板電腦。只要一有空，他們就會不由自主地玩起電子遊戲來。而作為陪護的家長，極少有願意耐心地陪着孩子讀書，跟他們進行“面對面”交流互動的，而是將孩子丟給電子屏幕。

克拉斯還瞭解到，很多前來就診的1歲左右大的嬰兒，在家里每天要看2個小時的手機或電視，克拉斯對此深感不安。她覺得電子產品佔用了他們太多的時間和精力，而這些作為監護人的家長，對此卻熟視無睹，不加干預。這些家長的文化程度普遍比較低，家中的收入也比較少。

很快，克拉斯又從權威調查機構瞭解到，一般，低收入家庭的親子互動很少，玩電子產品佔了孩子和父母面對面互動的時間。非高等教育家庭出生的孩子，每天在各種電子產品上花費的時間，比出生在高等教育家庭的孩子多出1個半小時。沒有被電子產品佔去大量時間的孩子，家里則有充分的語言環境和濃厚的閱讀氛圍，而被佔用的則沒有。

“一想到床頭沒放書，家里也沒藏書的孩

子，我就坐立不安，就像他們家沒食物一樣！”克拉斯焦急無比地說，“不能再這樣下去，孩子們如果從小就沒獲得公平的閱讀機會，未來就會被剝奪應有的權利。”

雖然尚無可靠的科學證據證明電子產品對孩子成長有危害，但作為一名從事兒科專業的權威醫生，克拉斯可以確信的是，在語言、認知和社會情感發展方面，沒有任何東西能代替父母和孩子“面對面”的互動，她要改變這一現狀。

很快，克拉斯便聯合了醫院里幾個同樣關心兒童成長的同事，在得到院方的許可後，決定推行一項名為“幼兒閱讀推廣”的計劃：在給患兒看病開藥時，把家長陪孩子讀書，進行面對面的互動交流，寫進處方里，並將需要讀的書目開出來，要求每天都和藥物一起“服用”！家長必須要配合完成，因為這對緩解病情特別重要，對於那些貧困家庭，則把書免費贈送給他們。

這項計劃在貝爾維尤醫院推行後，效果非常好，患兒們漸漸愛上了閱讀，他們和父母間的親子關係也和諧了起來。隨後，克拉斯等人又在公益慈善機構和志願者們的幫助下，在全美

找到了幾所接診量較大的醫院，在給來自低收入家庭的患兒做身體檢查和開藥時，把適合兒童發展階段的圖書，免費贈送給患兒的父母，鼓勵他們陪孩子一起閱讀。

在各個兒科候診室，志願者們則為患兒及家長現場閱讀優秀的圖書，開展親子互動遊戲，激發他們的閱讀熱情。

如今，克拉斯等人已向全美5000多個兒童診所里的數百萬學前兒童發放了近600多萬冊圖書，參與該計劃的家長，為孩子讀書的頻率是其他家長的10倍之多。孩子們通過閱讀，大幅度地提陞了自身的語言能力，豐富了詞彙量，其口頭表達能力比沒參加該計劃的孩子強很多。他們上幼兒園時，已能自主閱讀繪本和淺顯的故事書了。而且據權威的科學調研，這些

孩子步入小學時，其語言能力領先於同齡人。

對於外界給予的贊譽，克拉斯謙虛地稱自己只是因為找到了一個好的陣地，以醫療機構為切入點，因為所有的孩子，在6歲前都要去醫院看病或接種疫苗，“把讀書和親子互動寫進處方里這種方式，家長樂於接受”！

據悉，目前已有300多萬美國低收入家庭參與此項活動，參與率佔到全美低收入家庭的20%-30%，克拉斯和她的志願團隊依然在行動。

